

元史演义

总 序

杨天石

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。人们渴望了解历史,了解本身所属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过去,总结成败经验,吸取智慧,于是,历史著作应运而生。历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、历史人物为目的,一般比较枯燥,趣味性差。为了克服这一毛病,于是,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。历史文艺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,但可以虚构、想像,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挥洒的空间,自然,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、有趣。人们熟知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作,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;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,长期流传不衰,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。鲁迅曾说:“我们讲到曹操,很容易就联想起《三国演义》,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,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。”近年来,影视界流行“戏说”,有几位皇帝、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,收视率很高,说明老百姓爱看,但是,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,更大异于历史真相,不满者似乎也很多。可见,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。要严格忠实于历史,作品就很难生动;要提高生动性、趣味性,就必须虚构,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。蔡东藩先生的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总结前人经验,试图解决这一矛盾,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,又有趣味性,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,是很具特色的一部。

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,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;用白话,取其浅显易懂。这些,他和明清以来的“演义”作家并无区别。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,熟读传统的经、史、子集各类书籍,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,甚至养成了“考据癖”。他写历史演义,“语皆有本”,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

为根据；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，他常常博览群书，多方钩稽，力求找出客观真相；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，他就诸说并存；对他认定的史籍中的错误说法，就直接加以批驳。可以说，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写“演义”。对于前人所写同类作品，蔡东藩颇多批评，或认为荒诞不经，或认为乖离史实，子虚乌有。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，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”。自然，作为“演义”，他也有虚构，特别是人物对话，史无记载，他不能不动用自己的想像力，但是，他很谨慎，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，不敢任意编造。因此，他的书，可以当作历史读。倘若读者要大体，而不是精确地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事经纬与主要人物，蔡东藩的书是值得读的。1937年1月，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，曾致电李克农，要他购买“中国历史演义”两部。这里所说的“中国历史演义”，就是蔡东藩所著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。毛泽东卧室床侧，就放有蔡氏此书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毛泽东对蔡著的喜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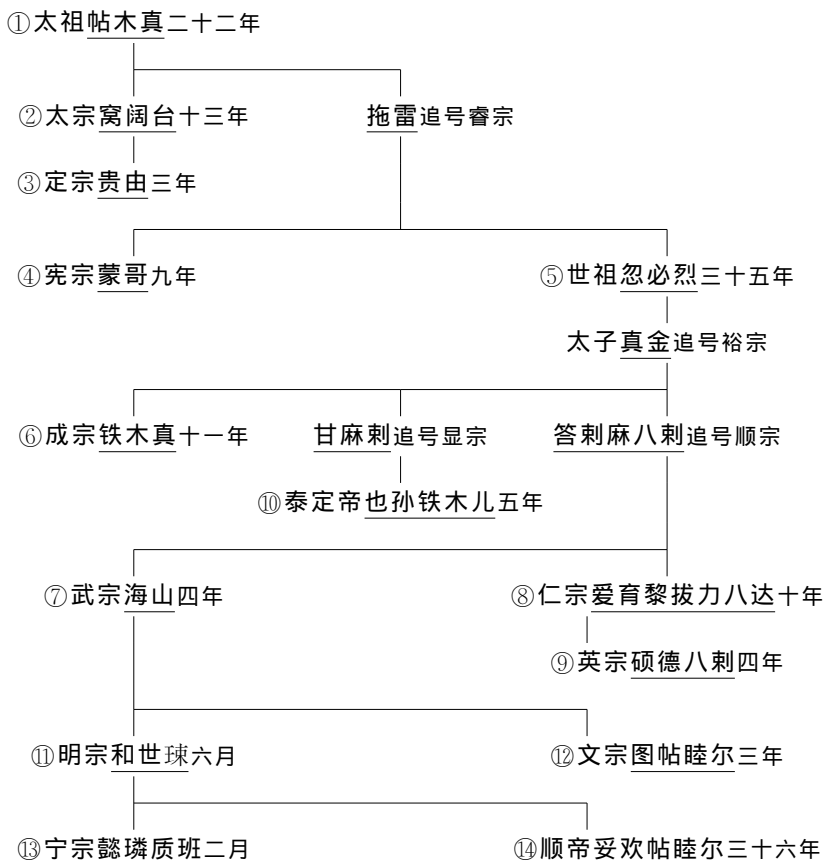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、史识、史才之说。所谓史德，指的是忠于历史，忠于史实，能在任何状况下“秉笔直书”；所谓史识，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；所谓史才，指的是掌握、剪裁史料以及叙事、表达能力。在这三方面，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。据记载，当他写《民国通俗演义》时，曾有军人以请他吃“红丸子”（子弹）相威胁，书局因此要他“隐恶扬善”，他断然拒绝，声称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为惩罚乱臣贼子。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，要我捏造，我干不来！”自此愤然辍笔，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，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。蔡东藩不屈于强权，宁可不写，决不伪造历史，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。他的书，努力寻求历代兴亡“关键”，劝善惩恶，褒是斥非，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精神。读蔡著，既可轻松地获得历史知识，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。当然，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，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，在所难免。这一点，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。

自序

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，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；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，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《元史》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讳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。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、三年，私家著述，鲜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核定异同。观徐一夔与王棉书，谓：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，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唯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核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。《元秘史》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，记世祖事；《庚申外史》，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《元史》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忘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，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

其足正《元史》之阙误者颇多，至仅顾定、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忘录》及《蒙古源流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沉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限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本年春，以囊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谫陋，窃欲融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，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。语则从俗，不欲求深，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，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；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，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。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海上寓庐。

元代世系图

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妹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(1)
-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(9)
-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 (16)
-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耦 (23)
-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 (29)
-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 (35)
- 第 七 回 报旧恨重遇丽妹 复前仇叠逢美妇 (43)
-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拼命用少胜多 (49)
- 第 九 回 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 (56)
- 第 十 回 纳忽山孱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 (63)
- 第 十 一 回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 (71)
- 第 十 二 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义西征 (78)
- 第 十 三 回 回酋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遐方 (85)
- 第 十 四 回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 (92)
- 第 十 五 回 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 (100)
- 第 十 六 回 将帅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(106)
- 第 十 七 回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 (114)
- 第 十 八 回 阿鲁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 (121)
- 第 十 九 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 (129)
- 第 二 十 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(136)

- 第二十一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崖山功成一统 (144)
- 第二十二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(151)
-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 (158)
-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 (165)
-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 (172)
- 第二十六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 (179)
-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 (187)
- 第二十八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觐太后通谋 (194)
- 第二十九回 诛奸慝怀宁嗣位 耽酒色嬖幸盈朝 (202)
- 第三十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 (209)
- 第三十一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俭言立储背约 (217)
- 第三十二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 (223)
- 第三十三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 (230)
- 第三十四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 (236)
- 第三十五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扈銮蹕横肆奸淫 (243)
-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 (250)
- 第三十七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 (257)
-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大统 (264)
-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 (271)
- 第四十回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 (279)
-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 (286)
-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 (293)
- 第四十三回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 (299)
- 第四十四回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 (305)
-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 (312)
- 第四十六回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 (318)
-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 (325)
-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 (331)
- 第四十九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(338)

- 第五十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…………… (344)
-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…………… (350)
-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…………… (358)
- 第五十三回 宠女侍僭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…………… (364)
- 第五十四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镰 …………… (370)
- 第五十五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…………… (377)
-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…………… (383)
-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搏霄河北捐躯 …………… (390)
- 第五十八回 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 …………… (397)
- 第五十九回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…………… (404)
-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…………… (411)

第 一 回

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

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，无论古今中外，统是这般见解，这般称呼，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。起语已涵盖一切。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，帝有五，王有三，历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及隋、唐、五季、南北宋，虽未尝一姓，毕竟是汉族相传，改姓不改族。其间或有戎狄蛮貊，入寇中原，然亦忽盛忽衰，自来自去，如獯鬻，如玁狁，如匈奴，不过侵略朔方，没有甚么猖獗。后来五胡契丹、女真铁骑南来，横行腹地，好算得威焰熏天，无人敢当，但终不能统一中国；几疑天限南北，地判华夷，中原全境，只有汉族可为君长，他族不能膺入的。谁知南宋告终，厓山尽覆，赵氏一块肉，淹入贝宫，赤胆忠心的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，或溺死，或被杀，荡荡中原，竟被那蒙古大汗，囊括以去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，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！有的说是天命，有的说是人事，小子也莫名其妙，只好就史论史，把蒙古兴亡的事实，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。诸君细阅一周，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！暗中注重人事，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，是有心爱国之谈。

且说蒙古源流，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，向居中国北方，打猎为生，自成部落。嗣后与邻部构衅，屡战屡败，弄到全军覆没，只剩了男女数人，逃入山中。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，层峦叠嶂，高可矗天，惟一径可通出入，中有平地一大方，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。不亚桃源。男女数人，遂借此居住，自相配偶，不到几年，生了好几个男女。有一男子名叫乞颜，生得臂力过人，所有毒虫猛兽，遇着了，无不应手立毙。他的后裔，独称繁盛。有此大力，宜善生殖。土人叫他作乞要特，“乞要”即“乞颜”的变音，特字便是

统类的意义。种类既多，转嫌地狭，苦于旧径芜塞，日思开辟。为出山计，辗转觅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大众伐木炽炭，篝火穴中，又宰了七十二牛，剖革为筒，吹风助火，渐渐的铁石尽熔。前此羊肠曲径，坍的坍，塌的塌，忽变作康庄大道，因此衢路遂辟。不借五丁，竟蚕辟丛，蜀主不能专美于前。

数十传后，出了一个朵奔巴延，《元史》作托奔默尔根，《秘史》作朵奔蔑儿干。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，出外游牧。一日到了不儿罕山，但见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隐隐将大山笼住。都蛙锁豁儿，向朵奔巴延道：“兄弟！你看前面的大山，比咱们居住地，好歹如何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山好得多哩。咱们趁着闲暇，去逛一会子何如？”都蛙锁豁儿称善，遂携手同行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。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，不得已援着木，扳着藤，猿升而上，费了好些气力，竟至山巅。兄弟两人，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，小坐片刻。四面了望，烟云缭绕，岫屿回环，仿佛别有天地。俯视有两河萦带，支流错杂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倍觉鲜妍。好一幅画图。

朵奔巴延看了许久，忽跃起道：“阿哥！这座大山的形势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咱们不如迁居此地，请阿哥酌夺！”说了数语，未闻回答，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，复叫了数声哥哥，方闻得一语道：“你不要忙！待我看明再说！”

朵奔巴延道：“看什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行人不行人，管他做甚！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那行人里面，有一个好女儿！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说道：“哥哥痴了！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已有妻，那女儿若未曾嫁人，我去与她说亲，配你可好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，如何辨别妍媸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你自去看明！”朵奔巴延少年好色，闻着有美女子，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。

看官到此，未免有一疑问，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，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？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，能望至数里以外，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。他能见人所未见，所以命弟探验真实，自己亦慢步下来。

那时朵奔巴延，一口气跑到山下，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，内有一辆黑车，坐着一位齐齐整整、袅袅婷婷的美人儿。想是天仙来了。不由的睰

了几眼，那美人似已觉着，也睁着秋波，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。象煞吊膀子，可想这美人身品。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。等到美人已近面前，他尚目不转睛，一味的痴望。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，方扭身转看，击掌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。他也不遑细问，复转身去看着美人，但听得背后朗声道：“你敢是痴么！何不问她来历？”朵奔巴延经这一语，方把痴迷提醒，忙向前问道：“你们这等人，从哪里来的？”有一老者答道：“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。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年轻女子，是你何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是我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名巴尔忽歹篾尔干。只生一个女儿，名巴儿忽真豁呵，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语，不觉长叹道：“晦气！晦气！”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事不成，咱们回去罢！”活绘出少年性急。

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听得未曾清楚，为何便说不成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说的名字，什么巴儿豁儿，我恰记不得许多，只他女儿确曾嫁过了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瞎说！他说的是他女儿，并不是他外孙女儿！”朵奔巴延想了一想，才觉兄言果确。便道：“阿哥耳目聪明，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。”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，与老者行了礼，问明底细，方知美人的名字，叫作阿兰郭斡。旧作阿兰果火，《元史》作阿伦果斡，《秘史》作阿兰豁阿。且由老者详述来历。因豁里秃马敦地面，禁捕貂鼠等物，所以投奔至此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山已有主人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山的主人，叫作晒赤伯颜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也罢，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？”老者答称尚未，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。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，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。

这时候的朵奔巴延，眼睁睁望着美人儿，只望她立刻允许，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。故作反笔，妙。寻由老者说了数语，那美人竟脸泛桃花，越觉娇艳，好一歇，急杀朵奔巴延。方蒙这美人点首。蒙字妙。朵奔巴延喜出望外，不待老者回报，急移步走至老者前，欲向老者行甥舅礼，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。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，心中还恨着阿哥。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，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，谒过老者。复订明迎婚日期，方分手告别。

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：“他既肯把好女儿嫁我，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，恰还要捱延日子？”急色儿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是强盗，难道便抢劫不成！”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。

过了数天，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，豹皮二张，狐皮二张，鼠獭皮数张，装入车中，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，率着车辆仆役，至不儿罕山迎婚。自昼至夕，已将美人儿迎回，对天行过夫妇礼，拥入房帟。这一夜的欢娱，不消细述。嗣后一索得男，再索复得男，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，次子取名伯古讷特。《元史》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，《蒙古源流》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衮德依。两儿尚未长成，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。

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，统是倔强得很，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。朵奔巴延气愤填胸，带着一妻二子，至兄墓前哭了一场，便往不儿罕山居住。昼逐牲犬，夜对妻孥，倒也快活自由。老天无意做人美，偏偏过了数年，朵奔巴延受了感冒，竟尔卧床不起。临终时，与娇妻爱子，诀了永别，又把那善后事宜，嘱托那襟夫玛哈贵，一声长叹，奄然逝世了。人人有此结果，何苦贪色贪财。

朵奔巴延既死，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，寂寂家居，免不得独坐神伤，唏嘘终日。幸亏玛哈贵体心着意，时常来往，所有家事一切，尽由他代为筹办，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，做日和尚撞日钟，也觉得破涕为笑了。寓意于微。

转瞬一年，阿兰郭斡的肚腹，居然膨胀起来，俄而越胀越大，某夕，竟产下一男。说也奇怪，所生男子，尚未断乳，阿兰郭斡腹胀如故，又复产了一男。旁人议论纷纷，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，以生以养，与从前夫在时无异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，膨胀十月，又举一男。临产时，祥光满室，觉有神异，乳儿啼声，亦异常人。阿兰郭斡很是欣慰，头生子名不衮哈搭吉，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，第三子名孛端察儿。蒙古人种，目睛多作栗黄色，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，甫越周年，即举止不凡，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。

独古讷特两兄弟，年已长成，背地里很是不平，尝私语道：“我母无亲房兄弟，又无丈夫，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？家内独有襟丈往来，莫不是他生的么？”说着时，被阿兰郭斡闻知，便叫二子一同入房，密语道：“你等道

我无夫生子，必与他人有私情么？哪里知道三个儿子，是从天所生的！我自你父亡后，并没有什么坏心，惟每夜有黄白色人，从天窗隙处进来，将我腹屡次摩挲，把他的光明，透入我腹，因此怀着了孕，连生三男。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，久后他们做了帝王，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！”欺人乎？欺己乎？

古讷特两兄弟，彼此相觑，不出一词。阿兰郭斡复道：“你以为我捏谎么？我如不耐寡居，何妨再醮，乃作此暧昧情事！你若不信，试问我数夕，自知真假！”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。是夕，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，至黎明方出。于是古讷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。我却不信。

到了孀端察儿已越十龄，阿兰郭斡烹羊炆羔，斗酒自劳，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。酒半酣，便语五子道：“我已老了，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，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，将来须要和睦度日，幸勿争闹！”语至此，顾着孀端察儿道：“你去携五支箭来！”孀端察儿奉命而往，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。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，教他各折一箭，五人应手而断。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箝，束在一处，更叫他们轮流折箭。五人按次轮着，统不能折。阿兰郭斡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单者易折，众则难摧的语意。”魏书《吐谷浑传》，其主阿豺曾有此语，不识阿兰郭斡何亦知此。五子拱手听命。

又越数年，阿兰郭斡出外游玩，偶然受了风寒，遂致发寒发热。起初还可勉强支持，过了数日，已是困顿床褥，羸弱不堪。阿兰郭斡自知不起，叫五人齐至床侧，便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嘱咐，但折箭的事情，你等须要切记，不可忘怀！”言讫，瞑目而逝。想是神人召去。

五子备办丧礼，将母尸敛葬毕，长子布儿古讷特，创议分析，把所有家资，作四股均派，只将孀端察儿一人搁起，分毫不给。孀端察儿道：“我也是母亲所生的，如何四兄统有家产，我独向隅！”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年尚少，没有分授家产的资格。家中有一匹秃尾马，给你就是！你的饮食，由我四家担任。何如？”孀端察儿尚欲争论，偏那诸兄齐声赞同，料知彼众我寡，争亦无益。

勉强同住了数月，见哥嫂等都甚冷淡，不由的懊恼道：“我这里长住做什么？我不如自去寻生，死也可，活也可！”颇有丈夫气。遂把秃尾马牵出，腾身上马，负着弓矢，挟着刀剑，顺了斡难河流，扬长而去。



到了巴尔图鄂拉，鄂拉，蒙古语，山也。望见草木畅茂，山环水绕，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。他便下了骑，将秃尾马拴着树旁。探怀取刀，顺手斩除草木，用木作架，披草作瓦，费了一昼夜工夫，竟筑起一间草舍。腰间幸带有乾粮，随便充饥。次日出外了望，遥见有一只黄鹰，攫着野鹜，任情吞噬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就拔了几根马尾，结成一条绳子，随手作圈，静悄悄的蹑至黄鹰背后；巧值黄鹰昂起头来，他顺手放绳，把鹰头圈住，牵至手中，捧住黄鹰道：“我子身无依，得了你，好与我做个伙伴，我取些野物养你，你也取些野物养我，可好么？”黄鹰似解他语言，垂首听命。李端察儿遂携鹰归来，见山麓有一狼，含住野物，踉跄奔趋。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，拈弓搭着，飏的一声，将狼射倒。随取了死狼，并由狼吃残的野物，一并挟着，返至草舍。一面用薪煨狼，聊当粮食，一面将狼残野物，蒙给黄鹰。这黄鹰儿恰也驯顺，一蒙数日，竟与李端察儿相依如友。有时飞至野外，搏取食物，即啣给李端察儿。李端察儿欣慰非常，与黄鹰生熟分食。

转瞬间已过残冬。到了春间，野鹜齐来，多被黄鹰搏住，每日可数十翼，吃不胜吃，往往挂在树上，由他干腊。只有时思饮马乳，一时无从置办。李端察儿登高遥望，见山后有一丛民居，差不多有数十家，便徒步前行，径造该处乞奶浆。该处的人民，起初不肯，嗣经李端察儿与他熟商，愿以野物相易，因得邀他应允。自是无日不至该地，只两造名姓，彼此未悉。

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忆念幼弟，前来寻觅。先至该地探问，居民说有此人，惜未识姓氏住址。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，不期有一伟少年，臂着鹰，跨着马，得得而至。那居民哗然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，那少年不是别人，便是幼弟李端察儿。当下两人大喜，握手相见，各叙别后情形。不衮哈搭吉劝弟回家，李端察儿先辞后允，遂与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，约略收拾，即日起行。自此该地无李端察儿踪迹。

谁知过了数日，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，忽见李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，急行而来，妇人阻住道：“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？”李端察儿道：“不是，我邀你到我家去。”妇人道：“邀我去做什么？”正诘问间，不防李端察儿伸出两手，竟将她抱了过去，那时连忙叫喊，已是不及。奇兀得很。小子尝吟成一诗道：

天道非真善者昌，胡儿得志便猖狂；
强权世界由来久，盗贼居然育帝王！
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为全书弁冕，叙述蒙古源流，为有元之所自始。按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，载阿朮果斡（即阿兰郭斡）事，谓其夫亡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惊觉遂有娠。产一子名孛端察儿。《源流》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，久之生三子。《秘史》谓黄白色人，将肚皮摩挲。是姑勿论，惟史家于帝王肇兴，必述其祖宗之瑞应。姜嫄履敏，刘媪梦神，真耶幻耶？未足尽信。本书即人论人，就事叙事，言外寓意，不即不离，至描摹朵奔巴延，暨孛端察儿处，尤觉得一片天真，口吻俱肖。庸庸者多厚福，意者其或然欤！末后一结，免起鹊落，益令人匪夷所思。